

811391

民族研究译丛

侏语群语言

克慕语方言之语音研究

菲语概述

(7)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印



008767

811291

民族研究译丛

佤语群语言

克慕语方言 ~~克慕语~~ 研究

莽语概述

(7)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印

目 录

佤语群语言..... (1)

(美) 狄福乐著 王敬骧译

克慕语方言之语音研究..... (18)

(瑞典) 林德英等著 王敬骧等译

惹蔑(拉蔑)语的两个方言..... (100)

(瑞典) 林德英等著 陈相木译

莽语概述..... (130)

(越南) 阮鸾著 范宏贵译

达脑语, 一种行将消亡的南亚语系语言..... (145)

(英) G·H·卢斯著 周植志译

本期责任编辑: 王敬骧

佤语群语言

〔美〕杰拉德·狄福乐 著

王敬骥 译

狄福乐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系教授，一九八二年八月来我国参加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会议期间，承其以近著《佤语群语言》^①一书相赠。该书开头两章概括地介绍了国外有关佤语研究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特予译出，以供参考。

—— 译者

目 录

O) 导言

A) 佤语群语言

1) 定位

2) 材料

a) 六个基本的源点

i) 拉佤话

ii) 三岛话

iii) 南部佤话

iv) 圣经用佤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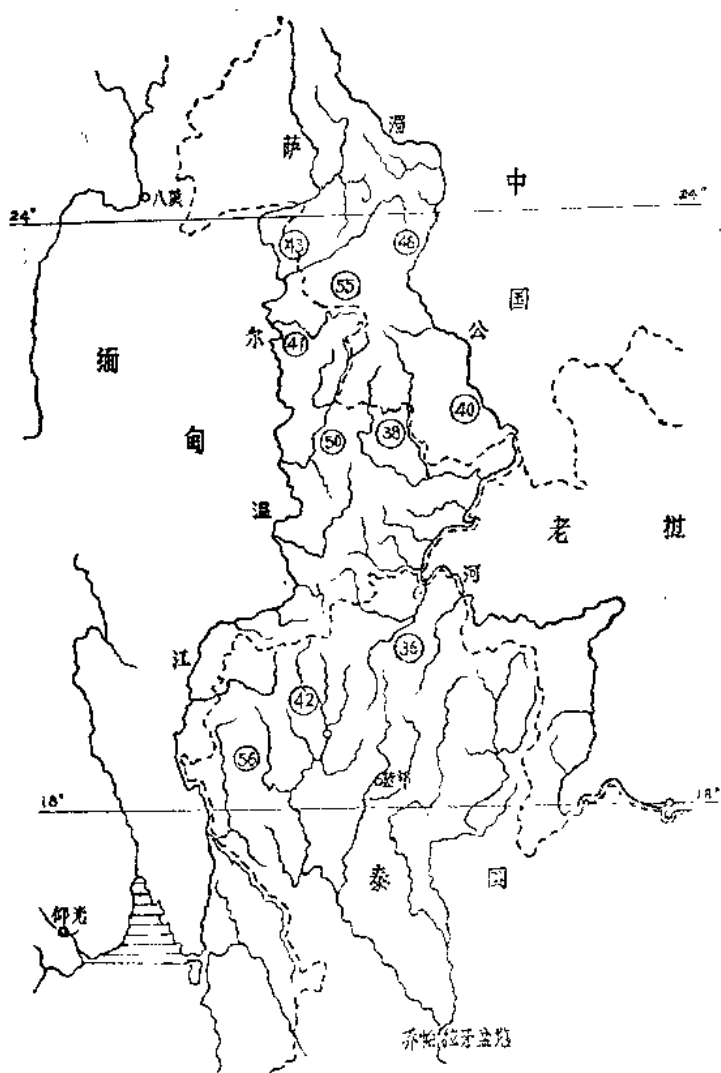
v) 卡佤话

vi) 德雷格所记佤话

b) 次要的源点

3) 佤语群的再分类

4) 佤语群在崩龙语支中的地位



○) 导 言

在孟高棉语族现存的大约十四个语支中,仅有三、四个语支是今天得到发展並保存着足够的区别、可供我们构拟远古的原始语支的。它们是:巴拿语支、阿斯连语支、崩龙语支,也许,还有越一芒语支。主要是从这些构拟中,我们才易于在有朝一日对原始孟高棉语以及原始孟高棉语之外的一些语言情况,作出某种构拟。卡多语支、克慕语支和尼科巴语支,並不象前面说的四个语支显得多样性,但却非常有用。孟语支和高棉语支,尽管由于有文字记载而颇有影响,但在我们所作的构拟中,它的价值反而不高。

原始巴拿语、原始阿斯连语和原始越一芒语的构拟,已经很好地在作着了。但是,原始崩龙语的构拟,却需在施密达(1904)^②、沙佛(1952)^③、勾佗(1963)^④和本尼迪克特(1975)·诸人先前所作的工作基础上继续研讨。这个语支中的主要问题是有用的材料太少。有些材料本已很好地收集起来了,但却由于无法说明的、或其它种种原因而未能得到出版。

可是在最近几年,在崩龙语支的佤语群方面,却出现了不少有用的材料:美谷安之发表了几个拉佤话方言的描写材料和词汇(美谷,1966、1972)^⑤、並且正在作着在这个地区流行的构拟工作;佤话已经录了音,三岛话也初步录了音。除此,我还收集了一些美谷没有研究过的拉佤话方言材料。除了学术性的著述,圣经译本和一些政治性的读物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这样,现在就可以试着对崩龙语支中整个佤语群语言作出语音构拟了。

对于佤语群的语言,本文涉及到的有佛罗书中标作“○

4—WA”的所有语言（佛罗斯，1974）^①，加上新发现的三岛话。崩龙语支中这一群语言历史上的一致性和区别性，是为我在后面提出的那些词汇和语音的证据所支持的。在佤语群语言内部各种不同的和可能的时间深度，对于我们作出有兴趣的构拟是足够的了，但以目前有限的有用材料，还不足以提出其它空任务。

A) 佤语群语言

1) 定位

佤语群的绝大多数语言，今天已在萨尔温江的东部流域、介于北纬18°与24°（分别与蓝邦和八莫的纬度相当）之间的那些地方被发现。在南方，还有几组语言保存在（或迁移到）乔·帕拉牙盆地：卡洛话（弗雷茨，1970）^②、秦卡拉佤话（温克，1965）^③、以及狭义拉佤话的一些方言。同样地，在东方：三岛话、卡腊话（哈定，1927）^④，以及中国的那些佤语群语言，则扩展到湄公河的西部流域。但是，正如施密特在七十五年前所指出的，对于佤语群语言有着历史意义的，还是上面提到的这个600公里长的狭窄走廊。

从已经发表的材料来看，所有这些语组的精密定位常常不是都清楚的。这个地区的南部和东部，从语言上来说，是多种多样的。这种情况最后是给我们提供了有关整个语群历史迁移的一些线索。在过去，这些语言一定是有过许多移动的，地名、借词、口头传说方面的迹象以及其它历史标志，以后将会被收集到，并且提供人们比较。

2) 材料

这里提出的构拟本质上是基于六种不同的语言词汇之比较。这六种不同的语言的词，对于我们打算作的构拟是尽够用的了。所有其它对我有用的佤语源点，同样也都用上並写进了基本构思，以便勾出这个语群语言历史的更为完整的画面。

a) 六个基本的源点

i) 拉佤话

“拉佤”这个名词，象东南亚的其它许多少数民族名称一样，在当地已被用来指无需辨认其语言系属的、不管什么种类的少数民族群体了。它们之中，有的是说佤语群语言的，有些的语言是属于孟语支的，有些的语言甚至是属于藏缅语族的。而我，则将在确定的语言学意义上，使用“拉佤”一词，它指的是(泰国)清迈府西南、夜沙良-福地区的 /rɕiaʔ/。

材料主要是来自美谷安之(1972)^①，他从波隆、温派和曼荃等方言中收集了词汇。除此，我还将利用我自己从北部方言和曼三方言得来的简短记录材料，以及朋友们提供给我的一些田野调查材料，其中包括苏里亚·拉它纳古尔博士对曼巴别方言所作的调查和唐·施拉脱对北部方言及拉沃方言所作的调查。

ii) 三岛话

这个新发现的语言是J·哈里斯和J·盖内1976年在泰国记录的。它提供了1000来个认真念读的词和它们在佤语中的等价词(见后)。三岛话的发音人，来自南垒河与中国边界之间、景栋东北的一个地方。作为一种少数民族群体，三岛人在多德的笔下(1923. p61)^②曾有过简单的描画，在缅甸新近

出版的一部作品中(不署名的, 1968)¹⁰也提到它的名字, 但是它的语言却是陌生的。

iii) 南部佤话

这个佤话方言, 使用于景栋之北不远的一个地方, 是跟三岛话同时记录下来的。这种话引人入胜的起点是一个从语音比较上建立起它跟泰语的关系、但在孟高棉语看来却并无必要的词表。非常感谢 J·盖内给我提供了这些录音的拷贝。没有这样的新刺激, 本文可能是写不出来的。用在这里的转写是我作的。虽然原记录的质量是好的, 但在我的转写中, 却可能会有错误。

vi) 圣经用佤话

我从美国浸礼教会翻译的佤文圣经(永文森, 1934, 1935)¹¹“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二章中, 用把它们译回到英语去的办法, 选录了相当数量的词。在原译本工作的那些佤族教士所使用的方言, 跟刚才提到的“南部佤话”是近似的。但是它的正字法并不重视确定的音位对立, 特别是忽视一些音尾辅音的对立。

v) 卡佤话

采取类似的方法, 我还集合了一个中国说着的佤话或被称为卡佤话的词汇。这些材料来源于云南民族出版社在昆明出版的、一些佤汉对照的小册子(不署名的, 1958; 1959 a、b; 1960 a、b、c、d、e)¹²。佤话或卡佤话这两种名称代表同一的方言, 但是我将采用卡佤话这一名词来指称这些出版物中所用的语言。我非常感谢 M·佛罗斯让我复制那些小册子。那些小册子中清楚明确的标写法,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我同样希望感谢 L·颜, 他认真地为我翻译了那些小册子中的汉文。

vi) 德雷格所记的佤话

德雷格这部非常吸引人而很少为人所知的著作(德雷格, 1907)^⑧, 使人遗憾的是有不少印刷上的错误。但是, 它的词汇很丰富, 有些是重复的。这个方言的特征是够奇特的, 常常能让我们恢复我们所企望的拼写法。该书的大部份词, 将放在本书的词汇部分里。这个方言所处的地方是不明确的, 从其内部表記上来看, 它是使用于佤族分布区域的西北部, 也许是在所谓的“梅得热圈”——南马河和南囊河之间的一个地方。

b) 次要的源点

取代将较早期的原始资料弃置不用, 从我们的六个基本源点所得到的新材料, 容许我们对所有其它有关佤语的出版物——旧的或新的, 主要的或不是那么重要的; 有个新的了解。他们的标音法, 现在可以比施密特和沙佛时代所能作出的解释, 被我们解释得更好些。有关词源方面的研究, 也可以得到一些改进和增加。

第一次把佤语群语言的材料记录下来并加以出版的, 是勒浮利·本它黎斯牧师(1892)^⑨。他在兴洪(即云南省的景洪)记的“卡钦达内”词汇, 直到最近以前都不是那么为人所知的(佛罗斯, 1974)^⑩。这种语言跟三岛话和泰磊话有着密切的关系。

引起学者们对佤语群语言注意的, 是司各特的调查报告(1900)^⑪。该书的四种佤语群语言: 泰磊话、孙话、埃恩话和景栋佤话, 都是在(缅甸)景栋记的。后三种话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第一种话则跟三岛话以及另外的三种话, 另属于佤语群中一个不同的次语群。司各特同样给“佤”或“佛

(vu)”话搞了一个词汇表。这个词汇表是施密特、沙佛和本尼迪克特诸人常常引用的。但是它事实上是二、三种佤语群语言或方言的搜集，有耐心倒是能把它分出来的，但是我在自己现在所写的论文中，并没有利用这份混在一起的词汇。司各特的词汇（以及稍后的卢斯所收集的词汇）是至今仍用作比较研究的唯一的源点——除了在勾佉的著作中。

戴维斯（1907）^②也搞了一个佤话的词汇表，它是属于狭义的佤话的，还搞了一个腊话的词汇表，那是跟司各特所记的埃恩话、孙话和景栋佤话有关的。戴维斯的这两种话的词汇表都是在靠近中国的边境上记录的。收在同一著作中的他所记的蒲蛮话，属于崩龙语支中的昂库次语支，它跟本文没有什么关系。

安提斯达尔所记的佤话（1911）^③属于狭义的佤话。这是继德雷格（1907）^②之后，在佤语法方面得到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德雷格所记的佤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佤话。

哈定收集了一个被他称为卡腊话的语言的简短的词汇表（1927）^④。这种话在佤语群中形成一个独立的次语群。说这种话的人明白地称他们自己为“西佛”——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种话使用于“过冈圈”，从1927年以后，再也没有被人查调研究过。

米邻（1931）^⑤也记录了一种佤话的几个词，这种佤话似乎是属于狭义的佤话的，但是它有一些不平常的特征，诸如保留着音尾-s。她没有标明收集的地点。

让锡（1945）^⑥对拉佤话的三个方言：温派、波隆和马柏，搞了一个长长的词汇表。对于他记的前两种方言，美谷安之（1972）^⑦有过更进一步的调查报告，美谷的标音要更精确些，但是他的属于拉佤话方言北部组的第三种方言，不见于美

谷的著作(1972)⑩让锡还对拉佤话在崩龙语支语言中应处的地位,作了一个很好的说明。

勾佗(1963)⑪对一种叫作布陆话的佤语群语言,第一次作了精确的记音。布陆话是属于狭义佤话的,它的词汇表遗憾地简短,但从词源研究上补充了一些词,其中有些词条是从孟文碑铭词典(勾佗,1971)⑫来的。布陆话看来是跟“圣经用佤话”(见上)相似的,但由于勾佗是用国际音标记的,所以看来完全不同。这种话的使用地点没有说明。

卢斯(1965)⑬对东瓦佤话作了一个注解非常仔细的词汇表。这种佤话也是属于狭义佤话的,使用于云南省、湄公河流域之西的澜沧县一带,属于东北方言。卢斯同样拿它跟崩龙语支的其它一些语言作了比较,词源的注释还扩大到了其余的孟高棉语。

温克的“秦卡拉佤话”(1965)⑭,并不属于确定的语言学意义上的拉佤话,这是佤语群三岛次语群中的一种语言。它的使用地点是值得注意的:介于(泰国)清迈和清莱之间。为了避免歧义,这种话我们将称之为“秦卡话”或“秦卡拉佤话”,“秦卡”是一个村子的名字。

弗雷茨(1970)⑮掌握了另一种迷人而以前无人知道的语言的简短的词汇表。这种语言,泰族称之为“保话”,而说这种语言的人自己则称之为“卡洛话”。光凭这种语言似乎就能形成佤语群中各别的一个分支。它的分布地点是在清迈的东北,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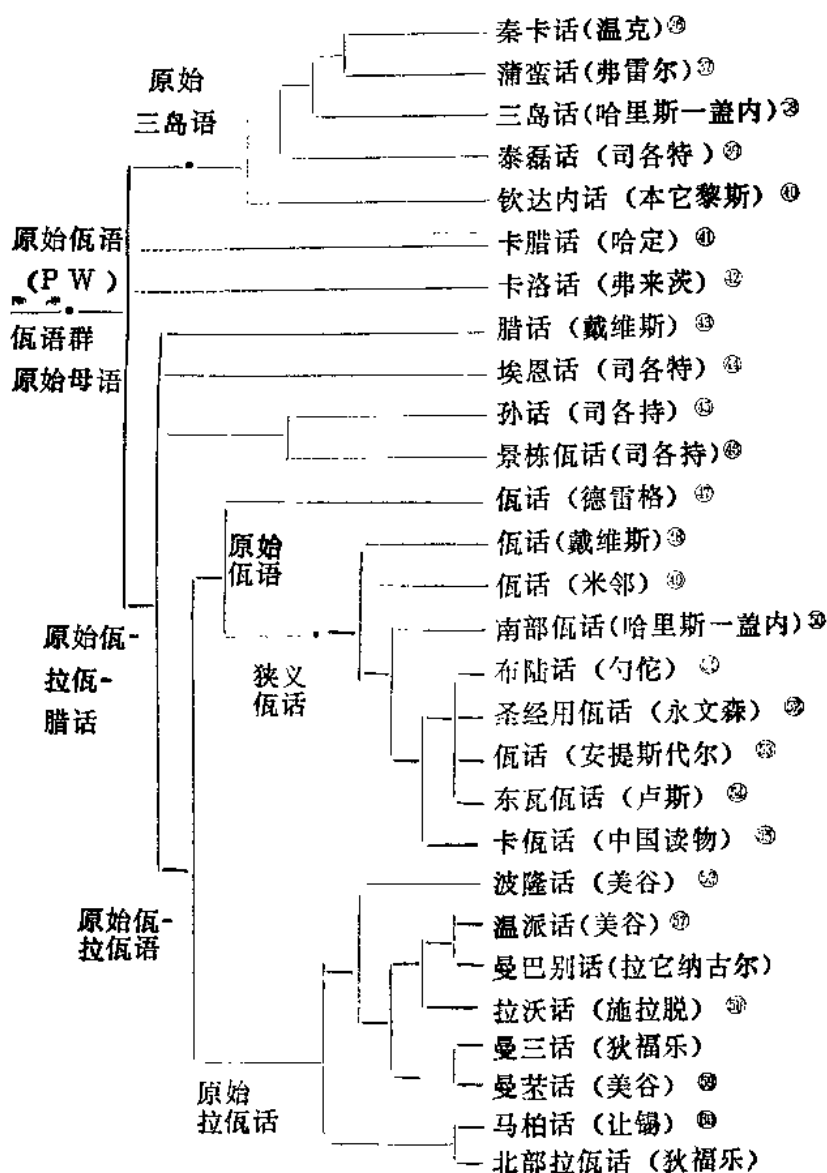
弗雷尔所记的蒲蛮话(1971)⑯,跟戴维斯所记的蒲蛮话,仅有非常疏远的关系。它跟泰磊话、秦卡话、钦达内话、以及三岛话,一起属于佤语群中的三岛次语群。这份材料是在台湾,找唯一的一个发音人记下的。这个发音人已经有二十年几乎不

说这种话了，这是必须提醒我们注意的。但是它在不大为人所知的三岛次语群上，仍然是一份有用的材料。

3) 佤语群的再分类

对佤语群语言曾经作过分类的，只有施密特一人(1904)^④。他从司各特所记词汇表的 17 个词中，注意到语音和词汇之间对应的多样性，而把泰磊话跟埃恩话(以及佛话)分在一组，把孙话和景栋佤话分在另一组。这些词中的有些词，众所周知是由于文化上的关系，从其它语言借入的，如“铜钱”、“铁”、“裤子”；另外一些也包含借词，如“年青的”、“黄的”；这样的论据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其余的词，包含形态的一致，如“太阳”，或偶然的词汇一致，则由于所选词例要求一致的范围非常之小。简言之，施密特的可信之处是他第一次把佤语群识别出来。但他在佤语群内部的再分类则不大可靠：埃恩话、孙话跟景栋佤话，现在看来，彼此之间的关系是要比泰磊话更密切些的。让锡(1943)^⑤注意到了，拉佤话和佤话彼此之间的关系，要比其它崩龙语支的语言，包括拉蔑话(即他的“八保话”)更为密切些。但是，问题的研究，从那以后并无进展。而且，作为语言分类先决条件的是要弄清语言发展的历史，它要给我们提供的，不光只是一个专门的词汇，而且还应有一个历史的构拟，以便讨论语言的借贷、扩散等等。没有这样的构拟，诸如此类的讨论便会是依然模糊不清的。

我在这里提出的分类法，绝大部分是基于语音创新的分布情况(见C部分)，小部分也看词汇的替换情况，只有个别的地方参考地理学上的事实。次语群的名称，依照它在这里的意思，从今以后将被本书一直采用。基本源点之下加有横线。



4) 佤语群在崩龙语支中的地位

佤语群语言仅仅组成崩龙语支六个语群中的一个语群，其余五个语群是：老挝北部和（泰国）清莱府的拉蔑语群；萨尔温江之西、（缅甸）掸邦的汝迈语群（崩龙话、巴莱话、达让话等）；与上同一地区的梁语群；散布于湄公河西岸的昂库语群，以及掸邦、茵莱湖附近的达脑语群。这些语群之间的历史关系还不是很清楚的，因而，狄福乐著作（印刷中）①中所提出的语言分支图式，必将会有修改，至少在形成汝迈（崩龙）语群和梁语群的范围上，是会有修改的，这两个语群之间的关系是要比其余的更密切些的。但是，就是这一点，现在也只是一种设想而已。

只有汝迈语群和昂库语群在内部的多样性上看来是跟佤语群相当的；但是，汝迈语群印刷出来的有用材料，根本上只有一种语言：崩龙语（米邻、1931）②，其余的是些非常简短的词表；至于整个昂库语群，我们所有的全部材料只是一些记录得很差的词表。其它语群则或由孤零零的一种语言组成（达脑语群），或由单一的一种语言加上它的几种不同的方言组成（拉蔑语群、梁语群）。这样，就使佤语群语言在构拟崩龙语支的原始母语上，居于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它们的语言多样和时间深度，而且也由于它们恰好有足够的材料。

注：

① Gerard Diffloth, 1980. The Wa languag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Burman area. Vol. 5, No. 2.

② Guaz, M. J., 1904. Etude sur la langue laocienne. Appendice: Parallèle entre les divers idiomes Parlés

au Laos.

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Hong Kong.

- ③ Shafer, R., 1952. Etudes sur l'Austroasien. BSLP Vol.48. Paris.
- ④ Shorto, H. L., 1963. The structural patterns of Northern Mon-Khmer languages.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London.
- ⑤ Benedict, P., 1975. Austro-Thai language and culture. 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press. New Haven.
- ⑥ Mitani, Y., 1966.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Lawa language (Bo Luang dialect).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Vol.4. Kyoto University, Kyoto.
1972. A Short Vocabulary of Lawa ibid. Vol. 10.
- ⑦ Ferlus, M., 1974. Les langues du groupe Austro-asiatique-Nord. Asie du Sud-Est et Monde Insulin-dien. Vol. 5, No. 1. Paris.
- ⑧ Flatz, G., 1970. The KhaLo or Mae Rim Lawa, a remnant of the Lawa population of Northern Thai land.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1. Bangkok.
- ⑨ Wenk, K., 1965. Drei Lawa vokabularien aus Nord-thailand. Oriens. Extremus. Wiesbaden.
- ⑩ Harding, H. I., 1927. Kala language.
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 Vol. 17. Rangoon.
- ⑪ 同上⑥.